

YOUTH

黄梵·著

一部展示底层人生与心灵扭结的作品 一部带给你青春快感和绵久疼感的作品

等待青春消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等待青春消失 / 黄梵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9.4

ISBN 978-7-5399-3169-2

I. 等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060 号

- 书 名 等待青春消失
著 者 黄 梵
绘 画 葛 震
责任编辑 于奎潮
文字编辑 张婧好
责任校对 蓝 潮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150 千
印 张 13.75
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,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169-2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部 1

第二部 115

等待青春消失

第一部

一

清月被迫退休了，理由是她老了，她没能制止住不停上涨的年龄，才四十五岁工厂就不愿继续用她了，仿佛她留在厂里会妨碍所有的人。少量的钱加上几句恭维话，就把她劝回家了。她周围的世界马上换了样，丑恶可憎不说，糟糕的是劝退之事永久地损害了她的自信。从一大清早起，她就得去各家职介公司排队挂号，与那些对城市怀着狂妄希望的乡下打工妹，一同争夺僧多粥少的保姆职位。刚开始，没有哪个雇主深知她的为人，这样她命运的路就走岔了，很长时间她只能被医院招去做护工。得病的人十有八九心里不爽，稍有不适便劈头一顿责怪，弄得她成天心里惶惶不安。病房里到处都是疾病的威胁，她可不能满不在乎。不过当她每天忽忽悠悠走进家门时，有些担心只能哽在喉咙里。疾病传播的秘密，医院不会对护工透露一个字，她只能警觉留神。

有时，也会碰到奉承她的病人，在充满药水味的病房对她提出警告，“你不怕得我们的病吗？不过像你身体这么好的人，恐怕也没事。”她装作没有听见，让他们自己把话题岔开。每次嗅到杀菌的药水气味，她的脑子里怎能不掂量全家人的健康呢？但在川流不息的病菌形成的旋涡里，她除了回家后立刻洗澡，又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措施呢？她每天从医院回来，心里都装满陌生又重大的秘密。她不敢说，怕吓得儿子不敢吃饭。每天在医院死去的人，并非都有明确的解释，手术台上死的、器官衰竭死的、撞车受伤死的……窗外到处矗立着雄伟的高楼，上面坐着或站着神采奕奕的人，他们的

心情不会像她一样，成天被死亡的气息浇灌着。偶尔，他们也会谈论一下死亡，但谁也不会从话里感到它的凶恶。在办公室里，死亡仿佛屈膝于各种笑话趣闻绽放的异彩。

到她退休后的第一个冬季，死亡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一个难以自卫的人：清月的丈夫！一旦找到，就与他纠缠得难分难解。他是在酒足饭饱后聊天时倒下的。文质彬彬的岳父送了他一瓶酒，他尝了尝，味道不错，倒进小碗里多喝了些。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，他靠着清月的胸口，感到生活还远远没有终结。此时，清月高大健壮的身体里却藏着内疚，她想一定是自己把什么病菌带给了丈夫。在气氛肃杀的抢救室里，他的生命一直忽明忽暗，闪烁不定。医生被他的病症弄糊涂了，推测是肾和肝等器官的综合症。这个病明显高出医生智力的峰顶，对已经陷入情绪深渊的清月，他们只能给予同情。平时神气活现的丈夫，不到一周就缩得像个无助的婴儿，再后来脸色惨白，经历了无数次的昏迷。等到有一天他突然苏醒，想对她说什么，偏偏她回家照料上学的儿子去了。医生说，他咕哝了半天，见家人不在身边就死活不肯说。清月从此理解了什么是“挤在牙缝里的秘密”，他等了很久还是向她透露不成啊！清月不能原谅丈夫死的时候，自己不在病榻跟前。这把内疚的锤子，在出殡之后，是越敲越重了。

有一天，咄咄逼人的梦境吓了她一跳，梦里映现出轮廓模糊的丈夫，他默默望着她，突然迸出半句话来：“儿子，儿子……”。梦里的只言片语，让她的一天都过得混乱，她在几乎疯癫的狂想中，捕捉到话里暗藏的危险。是的，她不能再眼睁睁看着病菌在她家里悠然行进，为了儿子的健康，她必

须换一份工作。

春节就要临近，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去辞职。她一向知道护士长的严厉，她异常冷的表情把护士长惹恼了，“这么说，你已经有别的工作啦？”“哦，还没有，我觉得回家休息一下也挺好。”护士长诧异地盯着她的眼睛，极力控制住自己：“你真这么想？过节这边正缺人呢。”

清月不得不让自己歇上一会才开口，“我在医院呆厌了，想换个环境……”清月的话把护士长给镇住了，过了半晌，她才说出半是遗憾的话来，“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，可能你是对的，看来这边是留不住你啦。”

清月走出医院时步履很轻，生怕惊动了病菌毒流似的。当走到令人炫目的阳光下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感到解脱和安全了。

二

父亲合眼死去的那一刻，我正在乐不思蜀地打篮球。那天，我似乎不想弄清父亲躺在医院会发生什么事。听到马林叫我打篮球的召唤，我拔腿就去了。

想想吧，我下午放学晚回家两小时，家里会是一副什么景象呢？母亲心里从来都是上了发条的，她不能容忍我哪怕有五分钟的闲暇，落在她的掌心之外。平时我费九牛二虎之力编的理由，她差不多都能背了。无非下班的人把公交车挤爆了，我只得等姗姗来迟的下一趟车。或者争先抢道的各种车辆，在十字路口堵得像一尊尊纹丝不动的石像。再不，就把当天的课堂作业说得比粪还臭，我难免就被脸上始终结冰

的班主任留在教室补作业。

那天，打篮球这个光芒闪耀的诱惑真把我迷住了，我两眼放光，整个身心就像被典押给了那天的球场。我哪里知道，母亲在照顾父亲的同时，脑海里依旧浮现着我爱撒谎的毛病。我一厢情愿地幻想她不会在家里等我了，为了赶到医院照顾父亲，她肯定没工夫等我回来饶舌。就凭着想象有这个可乘之隙，我跟马林那帮人在篮球场上奔跑了两小时。那样的黄昏，闪耀着金发似的霞光，叫人有赖在场上不想走的魔力。当我精疲力竭地打开家门，马上意识到自己失策了。母亲不动声色地站在屋里，一股不满的情绪正把她的脸颊灼得通红。

也许我往日的所有过错，那刻一齐挤上了她的心头。母亲跌倒似的一屁股坐进光线较暗的角落，声音轻得像用指甲轻弹瓷瓶：“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哪里去了？”本来她是迎着光线的，脸上的怒纹像是铁打的，等到她坐进黑森森的角落，她的脸已经被阴影遮得柔和了。若在往常，她一定会流泪嚎哭。她说一开始并没有不相信我，偏偏找饭盒盖子找来找去，才发现挂钟的分针过了我回家的钟点。接下来她心里就不乐观了，看着太阳缓缓下落，她有了一个预感：我一定又被她担心的那帮痞子拖去打球了！于是，她把照顾父亲的事立刻停下，满腔怒火地在客厅里候着我。

“怎么着？又堵车了？！”

我没说堵车也没说没堵，只是低着头后悔自己的疏失。她等着我从嘴里吐出一个个痞子的名字，然后用湿润的泪水再把我的心洗刷一遍。她的眼泪配上皓齿闪闪的唠叨，最能耗尽我的力气。我知道，到了万不得已，只有胡编乱造说有

一个优生也在场，她的脸色才会有所好转。那天，我每每从准备好的托辞里掏出点什么，她就拖长尾音问道：“真是这样的？”“这回你没撒谎吧？”直到天变得漆黑了，她忽然想起在为活着苦苦挣扎的父亲，审讯似的谈话才算结束。

那天，父亲盼着母亲去医院，就像瞎子盼着光亮。等母亲暂时饶了我赶到医院，父亲像一张硬冷的床板给搁进了太平间里。那天，我确实糟败了母亲的心愿，她错过了与父亲最后告别的机会。等我昏昏恍恍地被叫到医院，只见到父亲脸上残留的一丝痛苦。我不知所措地在尸体边上呆着，母亲抽抽噎噎在哭时，我气恼自己居然哭不出来。“真他妈够呛！”我知道亲戚们都在看我会悲痛成什么样子，就在众人的泪水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时，一直沉默不语的外公拍了下我的肩膀，“你晚上熬个夜吧，别叫你妈守灵了，她也快要倒了。”

“嗯——”我把全部感激都倾注在了这一声答应里。这项任务派得实在及时，我正愁自己没什么用呢。夜间守灵多多少少能叫亲戚们觉得，我不再是父亲的小叛徒了。

三

在镶着塑钢窗户的太平间里，起初有许多亲戚陪着我。一双双眼睛像没有灯罩的灯泡，到处留意着地鼠的可能踪迹。等到走廊被凄凉的宁静慢慢吞没，亲戚们纷纷用手拾掇一下父亲的衣服，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。不一会，父亲身上盖的白床单像闹鬼似的摇动起来，等到弄清那是一股窗风在作怪，我忽地觉得走廊的黑昏晃里隐着令人生疑的响动。我往响动处每走近一步都很费劲，双手抖得不行。最

后，我也不理会家人叮嘱的那一套了，连忙跑到医院门边的小卖部，打电话死活邀来了胆大的马林。

马林睁大眼睛把我父亲看了好一会，他越看越有兴致。隔着那层渐渐渗出体液的白床单，他辨认着我父亲的脸、肚子等。看罢他咬紧牙关说，“你最好站到外面，你父亲正在变形呢。”的确，仔细一看，父亲腮帮消瘦的脸和干瘪的肚子正把白床单往上隆呢。凭良心说，太平间修得不能说不好，白瓷砖像贴浴室一样贴到了天花板，可是再亮晶的房子给尸体一搁，活人也觉得这房子坏了，晦气了。可是马林呢，在太平间里边转悠边说长道短，完全不理睬屋里会有什么晦气。大概这就是他被差生颂扬和感恩的勇敢气度吧。起码，那天我见识了他的勇敢不是假货。

以前我总嫌父亲太瘦，那晚他在白床单下面却胖了起来，胖得叫我毛骨悚然。砖色的体液不停从床单下面渗出来，叫我的胃泛起了阵阵呕吐的感觉。马林偏偏一寸一寸揭开床单，查看已变得奇形怪状的尸体。他甚至采取了一个笨拙的措施，从兜里摸出一沓纸巾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脸上，一会垫在出水的肚子上。接下来，他的动作简直叫我一阵昏眩，他居然用舌尖舔了舔粘着父亲体液的手指，正色地说：“我知道你爸今天吃什么了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”

“惨哪，”他瞥了我一眼又自顾自地说，“只有一点葡萄糖和盐水的味道。”

后来我退到门口，望着他在太平间里呆了很久，直到他结束了对尸体发疯般的兴趣。一走出太平间，他就显出了轻薄的劲头。他对着墙壁，一泡尿就像一瓢泥水，在雪白的墙

上浇出了一片黄乎乎的印子。他心安理得地忙完这件事，马上总结道，“看着你父亲要腐烂的样子，我更爱自己的命了。活着多好，叫傻逼去看破红尘吧。”接着他像探明人生底细似的，顽皮的笑纹又在脸上蠢蠢游动起来。当然，在随后的一小时里，衬着那一派庄严肃穆气氛的，是我和他胃里不停发出的咕咕的叫声。

见两人饿得十分可怜，他转身关上门，兴高采烈地提议上街去吃碗馄饨。他用手来拉我时，我感到双脚像树根似的难以移动，“你还是自己去吧，我就待这里。”他说你家人也不会知道我们上街去了，并打趣道：“你爸的肚子鼓得要死，可我们的肚子瘪得要死。”

“万一有老鼠怎么办？”

“别逗了，门窗这么严实，哪会进去什么老鼠。”

“……守灵是不能离开的呀。”

“跟你这么说吧，这里空气太差了，你老这么吸着，说不定也闹出病来。”

他好像看透了披麻戴孝这一套，不像我扪心自问，总觉得对不起父亲。多么奇怪，那是我一生的一个转折吗？那一刻，在我心里层层叠叠延绵的，是叫我忐忑不安的良心折磨。记得母亲在父亲面前替我开脱时说的话，都格外的妙，什么不是不想学啦，而是学不得法啦等等……好在父亲没钱叫我尝试家教，或上强化班等诸如此类的学习偏方。当然他不知道，差生崇尚的最聪明的做法，就是不学。上课时真叫我们差生动心的，是那些红红绿绿点缀着教室的女生们。他更不知道，我的枕头里收藏着会令他惊骇的奇观。我把平时偷看裸女影册的印象，用笨拙的线条记录在了一册笔记本里。从

前，我对父亲表达敌意的方式，就是把他画下来，叫他胡子拉碴地匍匐在画中女人的脚下。遇到他的生日，我还会加上额外的礼物，在他的额头画上窄得像线似的一道铁箍。仿佛我一念紧箍咒，就能听见他嘴里发出尖厉的大叫声。

唉，真难以想象，父亲怎么就真搬进了阴间？我平时零零星星发出的那些毒咒，难道真成了刺向他生命的一个个毒刺？父亲的死一开始总叫我不敢相信，他的眼皮合着只是睡着了吧？！可是那隆起的洵红的白床单，慢慢涨满了我这颗木然的心。就算叫他拿竹板天天打我，也比这样看着他慢慢腐烂掉要好。我忽然明白过来，早晚有一天，有一件同样的事等着我们，水从死亡的身体里冒出来完全一个样。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双脚几乎站不稳了。幸亏有马林在，这个被我父母视为痞子的家伙，成了我那晚恐惧之中的一根支柱。

不管守灵之夜上街转悠的行为有多可耻，最终还是马林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一到街上，我就意识到那晚可能是我中学时代最自由的一夜。我第一次有了那么多时间可以自由支配，被马林随便拖到哪里都没人管。吃完馄饨，马林那享福的嘴巴又冒出一个主意，“走，我们到网吧去泡一会。”那时我尽管放慢了脚步，心里却无力拒绝久盼的这个诱惑。满月的清辉照着我们的脸，这一照就更坏了，他的脸上呈现出少见的欣喜若狂的表情。我呢，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整个心被惶恐之中的喜悦占据着。这该是多大的罪呀！

凑巧有个白净门面的网吧出现在我们眼前，我的心刚热辣地怦怦跳了几下，就让守灵的事滑到心的底层去了。我搜来周杰伦的图片看了个够。马林最得意他搜来的图片都会

吓我一跳。“这朵花开得艳喽。”他说的那朵花当然是个女孩，有一张图片他停了十来分钟，我俩竟没看够。有的玩时间就快得近乎悲哀，一两小时就这么给一张张图片卷跑了。那晚成了我心灵胡乱探险的一夜，网吧里嘻嘻哈哈的年轻人，感染着我继续跟马林玩下去，谁也说不清玩到何时该收场。等网吧里人满为患的时候，马林就刷拉地起身，带我去被我家人视为泥炭一般黑的场所。

他边走边依据街上一些人的形象，悄悄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。以前不知听他说过多少回，说闸楣路上有个同性恋酒吧。那晚，他不假思索地带我去了那里。那个酒吧挤得要命，马林预先给我定了打量别人的分寸，说目光绝对不能游来荡去，不然会闹出多人吃醋的麻烦事。朝门里乍一看，酒吧里连桌椅都不齐全，大厅就像拔了牙的一张张嘴，但不多一会，就看出酒吧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为了给这里带来一股生气。趁着座位少，来人就能心安理得地在大厅里转悠，喜欢上谁就慢腾腾在他身边停下。倘若真有众人心仪的太阳来了，彼此争宠打架也是少不了的。一开始，我没注意到在熙熙攘攘的人头下，有人见异思迁想另起炉灶。结果随着“啪”“啊——”的耳光声和叫声，很古怪的打架就开始了。耳光在人群里接连响了好几下，没等我看清耳光打的是谁，骚乱就结束了。舞池中的人群像糊窗纸，把刚闪开的口子迅速给糊上了。这里的保安工作可不轻松，他们随时准备在十秒内扑灭骚乱。我边上有个眼睛尖的人说，刚才就有四人被保安扔出了大门。

我在这里完全是外行，觉得这些“同志”抛的媚眼不明显，据说他们之间彼此都心领神会，不时还闹出相互眼气的

事。酒吧的舞曲一般放到天麻麻亮才停止，不少人要整夜留在这里一起抵御孤独。我能来这里解下心里的疑惑就够了。那晚我才知道，我们的年龄在这里是无价之宝。有些大男人见了我们情绪十分激动，我们淡而无味的神情就像丘比特的箭，射着他们的心。最后我不得不把双脚一转，吓得踉踉跄跄冲出了大门。本来马林巴望我配合一下，他在数着有多少双眼睛异样地注视着我，就在他很乐观这个数字会到二十，我害怕出事奔了出去。我在街上咯噔咯噔地走了好一阵才停下。马林追上来说喜得不得了，“你在这里真有人气嘿。你知道他们把你当什么角色了？”我思索了一下说：“不会是女的吧？！”

“对啦，就是B角。”

他不知道这么说对我的打击有多大，我最受不了男的说满口娘娘腔。听到我沮丧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“就你这脸蛋，再配上一头长发，绝对是一美女。你要不信，下次找个电脑照相的地方，给你在屏幕上配配看。”

一路上他这样说了好几次，直说得我的脸形容大变，差点因为内心沮丧当街落了泪。原来能叫我落泪的是这类事情啊！那时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冲动，希望立刻回到父亲身边，这样就能藉着满心沮丧，为他抽抽嗒嗒哭上一场。没想到我在大街上晃悠到半夜，好歹把悲伤给找回来了！那一夜，我玩也玩了，哭也哭了，按母亲清早来接班的感觉，父亲的灵我也守得不错。她夸我的嗓音在空荡的太平间里激起轻微的回音，“嗯——，真是你爸的好儿子，一个人守到天亮还真不容易呢。”我涨红着脸，怕被揭穿老底似的避开她的目

光，假托肚子饿了，抢在她再次开口前奔了出去。

四

整个春节人们是踩着雪浪出行的，脚印星星点点散落在雪中，越发觉得冷清。长长的街道因为禁鞭，静得叫人不觉是在过年。只有通向尼姑庵或和尚庙的道路，被蜂拥而至的敬香客，踩成了一滩滩的烂泥。

清月初一清早起来，就直勾勾望着丈夫的遗像。她对着像框自言自语道：“你别担心过年没钱花，我这就去庙里给你烧香送钱。”她喊儿子起床的话音，温柔得令人落泪。儿子伸着懒腰不想起来，去庙里烧香是令他扫兴的事。儿子正处在混蛋的年龄，只有美食、名牌服装、女孩才会让他伸长脖子去争取。如果父亲健在，二话不说，会痛痛快快地给他屁股一顿板子。这么大的事他都敢不挪窝，看来他从没把家人在心里掂上几下。

清月喊完话就眯眼看着儿子，仿佛农民在欣赏田里的一片作物。她用手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心里就格外舒畅了。她心疼地说：“那你继续睡吧。”就决定自己一人去报恩寺。

她一路走得飞快，像被一只猎狗在后面追着。为了完成心中如此严肃的大事，她避开青年男女喜欢聚集的鸡鸣寺。照男尊女卑的旧习俗，她在心里划分了全城寺庙的等级，结果所有尼姑庵在她眼里都失去光环。现在，她要把诚挚的信任全部倾注给城里唯一的和尚庙——位于内城河东岸的报恩寺。

年轻的和尚在大雄宝殿门口吆喝时，话语坦率得出人意料：“来瞧一瞧，难得的机会啊，捐十块可在薄上留名，捐一百

块可在碑上留名。”说得清月路过时心里感觉很是怪异。

在功德箱前的红绒布坐垫上，她跌跌爬爬一阵，便起身去大殿两厢找文殊菩萨。从侧厢数层菩萨的重山叠峦中，她一眼就认出文殊菩萨。据说手执经卷的文殊菩萨掌管着文曲星，给丈夫送完钱，她顺便为儿子的学业乞求一条出路。儿子成天就像中了暑，一谈到学习就神志不清，脑子像被裹在一团雾水里。清月希望她在菩萨跟前的祈祷，能让儿子在学业上拨云见日。她朝箱里投完钱，又像一只坠落的蛾子在红垫上扑腾了几下，然后起身满意地笑了。等她如释重负地走出寺院大门，数不清的人正向报恩寺一拨一拨地涌来。

雪寒把她的脸冻得红润，虽然艰辛的生活在她的脸、脖颈留下了细密的皱纹，但在积雪的反光中，她的脸突然显得十分动人。她眼睛里的茫然叫人觉得，她早已忘了自己曾经有过叫男人心里热乎的青春容貌。她不再需要男人的追逐，她不自觉渴望的事，就是设法为生存多弄一些钱。

在初一白天的十来个小时里，她必须紧凑安排拜年这档事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她都要在心里掇弄它。的确，贫穷滋长了她的心计。按照过年的惯例，她带儿子出去拜年，亲戚都会给她儿子压岁钱。与别人迥然不同，她从不带儿子去有孩子的亲戚家里。她不能叫刚到手的压岁钱，又流回到亲戚孩子手里。在收支压岁钱上她不能大意，必须稳操胜券。

她的叔公叔婆单独住在城北公寓里，每年初一，她带儿子乒乒乓乓去敲门拜年，经济上都是一场大胜利。老两口见了他们乐不可支不说，居然要各塞一个压岁红包给她儿子，说他长得俊美神气。回到家里打开红包，她自然是又惊又喜。她会关上房门默默地数上好一阵。老天有眼，顶她辛苦